

诗抒胸臆

垦丁热带风物记

■郑宝恒

洋阔沧波险, 珊瑚礁岸巍。 白头鸥燕舞, 红尾伯劳飞。 野鹿猕猴偃, 游鱼藻贝肥。 椰高杉耿直, 灯塔照帆归。

春之萌

■李国富

柳条点水润新芽, 枯叶丛中藏小花。 莫道春寒料峭时, 水温地暖催芳华。

家风话题

老家园里一棵树

■陌桑文

母亲从八百公里外的檀树嘴老家打来电话,话语有些急促,有些气愤。母亲说屋后菜园里那个栎树,三十多年了,太高太大,菜园被它遮掉一半,她想把那树卖掉。不料,树刚伐倒,村庄里一户人家却说树是他们家的,要母亲把卖树的钱给他们家。我说那钱你给人家了吗?母亲说给了。我说妈咱不缺那点钱,你别生气,那钱我给你啊。母亲说,这不是钱的事,关键是咽不下这口气!

母亲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棵树是我眼见着长起来的。开始是棵野生的苗,爷爷见它长得茁壮,耕地的时,就留下了。一两年后,它就在满园坝的蒿草荆棘里出类拔萃了。爷爷先是在栎树杈上挂水壶挂草帽,后来就在树干上栓牛,再后来就坐在树下乘凉小憩了。菜园子一直是我家的,前是爷爷奶奶侍弄,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母亲接着侍

弄,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家侍弄。虽然我离开檀树嘴已经二十年了,但是,对那棵栎树还是有很深的印象。那家人说树是他家的,理由是树离他家房子近。

我跟母亲说,我何尝不知道你是为了争一口气?可是,我们为一棵树,跟人家起争端,合适吗?虽然我在外地不是当什么官,但是也算知书识礼,在这些小事上礼让礼让,檀树嘴的人不会觉得我家好欺负。我请母亲委屈委屈,别再提这个事了。母亲虽然心情平静了,但嘴上还是说,我跟父亲一个样,从来不知道维护自己家的利益。

我知道,母亲尽管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支持我这么做的。她之所以跟我说这件事,也就是受了委屈之后,跟儿女倾诉倾诉,并没有让我去跟人家一争高下的意思。不过,听母亲这么一说,我也惊讶地发现,我处理邻里关系的原则,真的跟父亲如出一辙。

我家门前原来是一片河滩。在以

粮为纲的年代,荒滩都被改造成了水田。因为这片水田的灌溉成本太高了,没几年就荒芜了,并长起了芜杂的灌木。父亲见那旱田抛荒很可惜,就花了很多时间,把那旱田整理出来,种上烤烟。那一年烤烟收成很好,村子里一些人就说旱田是公家的,不让父亲再种了。父亲就没有种,旱田再次抛荒。几年后,旱田里灌木丛又长起来了,父亲忍不住再去拾掇那片荒地。这一次,父亲不种任何经济作物,而是栽上了杂色的小树。

那些年,檀树嘴的人家还是靠燃烧秸秆和蒿草做饭。父亲说,等这片小树林长起来了,我家每年修整树枝,都能对付几个月的柴火。然而,没几年,村边一户人家突然说,那片荒地离他家近,应该是他家的。一开始那家人不经我家同意,就去树林里砍树,父亲装着不知道,也不让我们去制止。后来我家去树林里修整树枝,那家人居然出来干涉,说那些树全是野生的,野生的就是他家的。我气得不行,因为那些树,是爷爷父亲和我一起栽的。但是父亲还是作出决定,那片树林我家不要了。

父亲总是说,咱们不能为蝇头小

利影响邻里关系。和睦相处比什么都重要。只有跟大家都和睦相处,你在檀树嘴才住得舒坦,做人才有意思。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门前人家挖排水沟,每下一场雨,就向我们晒场拓展一点。父亲很无奈,就运来一车砖头,主动把我家的晒场让出一尺,沟沿用砖头砌好。从此两家再无纷争。

去年清明,我回到檀树嘴,看见整个村庄都变换了模样。父亲砌的水沟还在,而门前的人家早已搬走,留下残垣断壁,显得格外凄凉。村边那片树林也没人要了,长满了灌木和荆棘,连道路都被覆盖了。过去的那些争执显得毫无意义。

老家的黄梅戏里有个七尺巷子的故事:大学士张英老家的房屋与邻家有半尺宽的小巷,邻家扩建房屋时,想占用这条巷,于是起了纷争。张母写信给儿子陈情。张英写诗一首回复:“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母有感于儿子的深明大义,主动退让三尺。邻居见张家退让,很惭愧,也让出三尺,于是就成就了“七尺巷”。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岁月悠悠

丹霞记忆

■薛嘉佳文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用毛泽东同志《菩萨蛮·大柏地》中的诗句来形容地处祁连山北麓的张掖七彩丹霞再形象不过了。

九年前,我因爸爸在七彩丹霞附近的部队工作,暑假间曾几次走进这片集窗棂状宫殿式、柱廊状、泥乳状等七种干旱区丹霞地貌全部类型的神奇之地。那时,进入景区的公路边竖着一块很不显眼的广告牌,不熟悉的人开车来这,稍不留神就会一闪而过。等车跑到好远再调过头来时,大都将车开得很慢,并将头伸出车窗外,生怕再次错过进口。巧的是,我几次去都见到过这番景致,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然后车拐进村子里的沙土路,得不时绕开村民们堆在路边的杂物或沙土,还得提防冷不丁从谁家院子里突然跑出的鸡或羊。

说起景区大门,也只是当地村委会在山的进口简单搭了两间小屋,两个村民白天守在那里,用一根早已枯萎的杨树杆架在两头的支架上算是当作门用。当然门票是有的,8元钱,但也不是来的游客人人必须要买的,只要你有较为合理的理由,或老

远热情地给看门的老乡打声招呼,让根香烟,他们也就把门票免了,这也正是当地老乡大气豪爽的性格。

等站在景点顶端,四周环顾,你不得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连声叫好。记得当时有一对从北京远道慕名而来的老夫妻,见此番景象,连声叫到,这莫不是人工用彩色涂料喷绘出来的吧?美轮美奂,叹为观止!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强烈的视觉震撼是我对张掖七彩丹霞最初的印象。

此后,我迁居来沪生活就离它远了。今年春节,因回西北有事,我有幸再次走近亲近她。沿着宽阔的公路前行,沿途设有处处醒目的旅游引导牌,也就少了担心找不到进口的顾虑。几十元的门票再也不可能说免就免了。来往各观景点间,游客可以乘坐统一的观光车,随车有导游接车讲解。观光车上播放的是从空中拍摄的丹霞风景片,抑或是以七彩丹霞为原地拍摄的三枪拍案惊奇、神探狄仁杰、见龙卸甲等电影的精彩片断,不时引得游客连声喝彩。

七彩塔、七彩屏、七彩练、七彩湖、七彩菇等,引得一波波客人连连惊叹。登上山顶仰望巍巍的祁连雪山,向东搜寻怪异的由东向西一直流淌消失在居延海的我国第二大陆内河黑河,向北远眺田园、村庄、炊烟,流动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

七彩丹霞,海枯石烂的颜色!



德国汉堡阿尔斯特湖 杨华峰

咬文嚼字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

——从将散文写得精粹些谈起

■葛乃福文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余光中:《分水岭上》),此语道出了散文的重要。现在有些散文虽言之有物,但篇幅颇长,动辄几千字,甚至逾万字,令人不堪卒读;有些散文篇幅虽短,千字左右,但留给读者的回味并不多。因此,应该提倡将散文写得精粹些,就像打排球,讲求短、平、快,最后来个榔头般的一击,将散文不偏不倚送进读者的心坎里。在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中,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散文啊!

散文要写得精粹些,简言之,一要写得短,二要写得精。

先说短。“散文的美,美在适当。”

梁实秋的这句话是指散文的篇幅而言的。他说得好:“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词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论散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构筑短小精粹、涵义阔大的散文的传统。刘禹锡的《陋室铭》只有寥寥八十一个字;柳宗元的《小丘西小石潭记》两百字不满;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到四百字。他们的散文写得紧,“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没有冗字赘语,没有枯枝败叶。

现代散文也不乏这样的佳作。鲁迅的散文反复思索,再三剪裁,写得很凝练;巴金的《日》只有一百多字;冰心

的《一只木屐》共八百字。冰心在介绍她是怎样写《一只木屐》时是这样说的:“这篇文章写好时有两千多字,后来删掉一千五百字,最后只剩下现在的八百字”,“我竭力把思想集中在一点上,竭力把文章写简练一些,不过最大的原因,还是我这个人不会写长文章。”当我们提倡将散文写得精粹些的时候,首先要提倡的正是冰心这种“不会写长文章”的精神!

再说精。一是结构要精。古人说“结构第一”(《李笠翁曲话》),它虽是指戏剧而言的,但是我认为任何文学体裁均不可不看结构。散文唯其短小,所以散文家更应该像微雕、微刻的工艺高手那样精心布局,一丝不苟。

香港散文家小思的佳作《中国的牛》,尺水兴波,一波三折,十分耐读:它写作家与一群朋友在乡间田垄上与几头耕牛相遇,悬念叠起,结果以牛给人让路而告一段落。接着作家写牛一年四季辛勤劳作,“在它沉默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再接着,作家将印度、荷兰、日本与西班牙的牛和中国的牛进行比较,真知灼见并饱含感情地道出了中国牛的特点:“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地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作家就是这样由近及远地,而后又由远及近完成了对中国的牛的赞誉,读者也亦步亦趋地心随笔端加深对中国牛的认识,并从中受到启迪的。

二是见解要精。借用澳门散文家李鹏翥的话来说,就是作家要“擅于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题材,加以升华,然后表达自己的见解”(《鲁茂·散文·春泥》代序)。如何才是见解精呢?柯灵先生为此提出四个条件,即要有

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与哲学的亮度(《人生和艺术》总序)。这是一个不低的标准。有志向的散文家均应朝此努力。再读鲁茂先生的《望洋小品》,感到这部散文中清澈晶莹的佳构不少,许多是够得上上述四个条件的,兹以《树》为例稍作剖析。在散文宝库中,不乏写树的佳作,而鲁茂先生的《树》有其特点,它不是写某一棵树,抒发一种单一的情感,而是写众多的树,抒发众多的情感,从而有机地构成整体性情感模式。并且以树喻人: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树,方能构成绿色王国;世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或敦厚稳重,或坚毅不屈,或婆娑轻健,或愤世嫉俗,或随遇而安,如此等等,方能构成永远向前的社会!这种带有群像式的描写,在以往类似题材的散文中是罕见的。

散文要见解精,首先要想得精,而且是写得精,改得精。这“想”、“写”、“改”环环紧扣,缺一不可,或许可称为“文中三味”吧。